

迷宮縮影—看陳曉朋的神奇拼圖

陳文瑤

神奇拼圖即是世界迷宮式的縮影。而迷宮的行走，並不是要汲汲於中心點的到達，它那神聖空間的規劃，不是為了外在朝聖膜拜的心態而存在，而是強調走向內在自我感知。陳曉朋自稱畫畫像遊戲，遊戲是好玩的，但內在擁有的卻是一種「未必輕鬆」而且「當然是嚴肅的」作畫精神。

早期，陳曉朋運用較多的色彩，渾沌的形體在畫面上的印染，隨性中有種不確定感；至 1999 年，圓形、弧線的組合，如同心靈視象的描繪，帶了一種宇宙夢境般的情調；2000 年以後至今，隨著可預期的猜測，作品風格漸趨簡潔，無論是色彩或形狀。我們或許可以說，她在繪畫上的表現，從偶然性走向對永恆、穩定性的追求，某部分就如同早期的立體派分解了物件的形體，還原到事物的基礎符號；實際上，永恆、穩定性就是由多重複雜轉化而來的單純狀態，而這個單純狀態，在當今已背負了相當藝術史包袱的社會而言，不免會引人有過多對號入座的聯想。但正如衣服的流行一樣，每回的復古風中都必然帶有創新，而同樣一條迷你裙，放在 20 世紀初與 21 世紀初，所面對的評價與解讀必有大相逕庭之處。

那麼，如何破除藝術家畫中讓人不自覺混淆的線條、形狀？如何避免個人審美在龐大的藝術史包袱下被窄化與左右？或許我們該從週遭的生活環境做個概念式的觀察，再探測作品意涵，或可能從中，感受藝術如何使人更為領會世界的美，這個美包括實體環境，與人類心靈抽象環境。

觀察週遭環境，從最外在的形體開始，首先，你逕自選擇一個適合俯瞰的角度，環顧良久，景物隨著高度的上升漸漸模糊，細節淡去，形狀卻鮮明了起來；再者，閉上眼睛開始組合，四邊形的有：建築、招牌、窗戶、各類說明牌、橋、車；三角形的是：建築、招牌、窗戶、各類說明牌、橋、車，多邊形：同上；而線條，統統都有（在這裡沒有「曲度」的問題，原則上，彎曲是一種錯覺，因為在正常情況下，凝望一個物體超過 15 分鐘後，再銳利的直線也會扭曲）。有趣的結論出現：我們發覺直線理所當然成為這些形體統一的本質，曲線當然也被包含其中，因為它們是變形。

將這樣的結論與作品呼應，可產生一根本的連結：藝術家有意識地選擇形貌，以一種多數決定下的視野呈現畫面，當下，陳曉朋作品中被畫出的形狀正是一個文明城市的樣貌。在這曲折的迷宮之旅，人只是地圖上的一個小點，與他人的相對位置之間，有小巷龐雜，商店羅列，號誌紛亂，現代人修行已不需要穿越法國沙特爾大教堂內的原始十一環迷宮；我們如此戮力生產，早已為了彼此身心靈的提升，建造出無數城市迷宮。而就像文明城市開始講究街道規劃一樣，人們的生活空間看似越來越有規則可循，但實際上卻是：多數形狀決定了的樣貌，這迷宮更難走了，甚至不知何時才能找到中心點。這一方面可能是看陳曉朋的畫不免遇到的窘境，可聯想的已經用盡，因為畫面上無論是方形、長形、三角形、菱形、多邊形，都逃不過統一的本質，攤開都一樣，一時之間，令人困惑；但這也同時是畫面吸引人的起點，因為結束了實體的聯想，內在的感受才正要甦醒……。

試著伸出手指，沿著畫面來行走，用片刻的專注把圖面看過，也不期望看盡。陳曉朋把空間拆解拼貼，重複拷貝，其間並不特別企圖以「抽象」來引導觀眾往抽象空虛的概念裡去，畫面的線條與形狀遊戲，組織一具體而微的世界迷宮，迷宮的行走無法用浮泛或漫不經心的步伐完成，如同走馬看花無法讓人實際體會世界深蘊的美；然而若是身體力行於迷宮之中的，作品將成爲一樂趣無窮的想像空間與花花世界。

在作品與觀眾之間，永遠存在著主觀的自我預設，微觀的藝術鑑賞，或可從藝術家的自述尋出路徑，而宏觀的藝術鑑賞則將權力釋放，於是或大或小，或鮮明或隱晦，或高或低的討論、詮釋，如微塵般佈滿在由作品、作者、觀眾，以及社會所構成的空間裡；它們的本質是浮動的，有時看似粗鄙，有時卻又字句瓊珠；是默契或是扞格，都在這世界迷宮式的縮影裡，川流、自由。